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上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五

中下

中康　相

紀年仲康陟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帝即位居商九年居於斟灌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

后緡

緡國名紀年帝癸十一年滅有緡

辟方

周本紀無此世

高圉

魯語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按昭七年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杜預云二圉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杜蓋見竹書而然表置第

六謬

夷竢

周本紀無此世索隱引此作夷併按紀年自祖乙十五年至盤庚十九年六十餘年若父子繼世恐太闊遠或當有一世而史遷脫之

亞圉

紀年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雲都

周本紀無此世按紀年自盤庚十九年至祖甲十三年

已九十七年宋人推之云百二十餘年恐太闊遠應有此一世

公祖

索隱系本云太公祖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

外紀作公叔祖類云一本作太公叔類 按太公者武王有天下追稱之詞

耳紀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祖紺

甲

紀年注名載按無逸周公所稱祖甲馬鄭皆云武丁子帝甲也馬融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僞孔傳迺改祖甲爲太甲前後不通足明與王肅出一手也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殷本紀遂云帝甲淫亂表故置於第六索隱曰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按此當以經正文爲斷馬鄭先儒之義爲長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注云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此和合經傳之語

馮辛

紀年注名先殷本紀作廩辛

庚丁

紀年注名嚻

芮伯　巢伯

見書序紀年武王十三年巢伯來賓

季勝

趙祖

秦女妨

秦本紀女防

楚子繹

脫熊字

孟會

秦本紀作孟增

衞康叔

衞世家云康伯索隱曰系本康伯名髡髦譌宋忠曰即

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

也牟髦聲相近此云康叔者誤

蔡伯

當云蔡伯荒

豬熊貞

第五格訛亶爲盤此重出

宋公稽

譙周云未諡

衛孝伯

衛世家作考伯

陳柏公

陳世家作相公

造父

列子湯問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呂覽聽言作大豆疑淮南修務所云鉗且泰丙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甚謹乃告之曰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惟命所從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紀年穆王十六年王命造父封於趙韓非外儲左造父以過服馬馬見池而奔走此借言非實事也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造父爲御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

徐隱王

紀年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荀子非相篇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按隱偃聲相近卽其諡人豈有無骨者哉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淮南人間訓作楚莊王皆誤後漢書不據班表訂正而猶以爲楚文王何也王逸七諫注云徐偃王周宣之

射申伯所封 引詩申伯番番既入於徐此異說也

鉛陵卓子

韓非外儲右延陵卓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筴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 按此或談說寓言假令造父有其人亦何足錄知班氏之歎誣矣廣韻注呂氏春秋有鉛陵卓子按今本無之鉛延同

楚熊錫

世家作熊揚世表作熊煬

衛靖伯

聿伯子表誤爲建子

楚熊渠

按楚世家熊揚之子熊渠而表於此作摯紅子渠應是傳寫錯誤今從繹史本韓詩外傳六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新序雜事四同居覽精通篇以爲養由基射兕

燕惠公

世家稱惠侯

魯慎公

史表與世家作眞公

齊文公

表云厲公第按世家乃厲公子亦

楚熊紃

表云嚴弟按鄭語史伯曰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紃季熊世家同紃作徇耳此謬

衞武公

按武公詩傳美之世家亦云修康叔之政將兵佐周平戎其篡共伯事則索隱已辨之當在仁智之列而寘諸中下非也

楚若敖

隨會所之訓之以若敖蚡冒

晉文侯仇

文侯之命父義和正義引鄭曰義讀爲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僞孔傳云義和字也晉世家以爲周作晉文侯命爲襄王錫命文公辭葢文侯文公號同故相混耳紀年文侯三十一年殺王子余臣於攜十年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所稱攜王是也

趙叔帶

趙世家叔帶去周如晉

宋武公

名司空故宋廢司空爲司城

邾儀父

春秋之義宜進之

潁考叔

亦不當在此

鄭公子呂

字子封

曹嚴公亦姑

世家作夕姑皆射姑之譌

桼盄公

據本紀當爲盄公乃文公孫非子

觀丁父

哀七年傳表又不及彭仲爽

遺章

桓六年傳王符志氏姓篇孫叔敖也其子字誤也

鄧祁侯

莊六年傳亡國者史通品藻篇當定鄧侯入下愚之上

衛惠公朔

不義得國假手於狄以滅其子孫天命可畏矣宜入下

等

左公子泄

右公子職何以獨在下格

齊公子糾

白虎通云貴妾之子此公羊義也韓非說林下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不知韓非所說爲亂桓公未入前耶旣入後耶

魯公孫㥯

錢大昕以爲卽公子偃偃隱聲相近攷其年世不當在此非也

顓孫

莊十一年傳爲顓孫二十二年傳來奔者爲顓孫

衛戴公

表云黔牟子閔二年傳昭伯烝於宣姜生戴公表非也

趙夙　畢萬

閔二年傳二人皆不當實於此

士蔿

紀年宣王四十三年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語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注子輿士蔿之字

臣猛足

本晉語無臣字太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

井伯

僖五年傳晉滅虞以其大夫井伯媵秦穆姬秦本紀云虜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則井伯是百里傒重出

衛文公

韓非外儲右下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宋襄公

說苑立節篇宋襄公爲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家人子語不近典雅就令退爲卿大夫能數往乎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返復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傳云目夷長則所稱者皆虛妄

梁卜招父

僖十七年傳

鄭穆公謫

墨翟明鬼篇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何神曰予爲句芒

石奐

按石奐事在襄十一年班誤以石甲父爲石奐也石奐一稱子侯石盂

周匡王班

諸侯或稱名或不稱名天王獨稱名此其義安在

齊君舍

此亦被弑絕國可知表全無定例

單伯

文十四年傳公羊以爲魯大夫

遂大夫

宣十二年傳

王札子

宣十五年王子捷

魯公子歸生

周語曰東門子家按當云公孫歸父表誤

申舟

文十年傳文之無畏呂覽行論篇作文無畏

吳壽夢

按文當有子字

申公巫臣

荀子堯問篇吳起對魏武侯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子曰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

之不脊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王孫閱

未詳文十四年傳周閱與王孫蘇爭政疑誤合爲一

郄犨

苦成叔也廣韻國語晉郤犨食采苦成後因以爲氏

郄錡

駒伯也

中行偃

世本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

胥童

晉語作胥之昧晉世家以爲龍遯兒此史遷臆說

羊魚

此當爲夷羊五之譌晉語作夷陽五

鮑莊子牽

說苑雜言孔子謂子路曰女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　按此言於事牽强韓詩外傳七作鮑叔何爲而不用益非

鄧廖

當爲鄧廖之誤襄三年傳

楊干

襄三年傳揚其采色

子服它

魯語爲仲孫它韋昭曰孝獻子之子子服它也

叔梁紇

呂覽權勳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王術訓孔子之勁足郊菟力招城關並因鄹人紇事而誤　家語本姓解叔梁紇雖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子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疾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按此語不足誇春秋列國有姓氏大夫孰非聖王裔乎家人子語耳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

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按表於聖賢之所出無不推為上等獨孔子之父居於中下亦憒憒殊甚又野合之說孔叢已辨之而蘇轍古史仍踵史遷之謬

秦堇父　狄斯彌

並襄十年傳斯爲虒

士鞅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寵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尹公它　庾公差　公孫丁

並襄十四年傳

無終子嘉父

襄四年傳

姜戎駒支

襄十四年傳

楚令尹子南　觀起

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爲在此

魯國歸父

魯無國氏當爲閔馬父之譌一本無國字或析歸父之

訛

鄭公孫夏

子駟之子子西襄十年傳

晉亥唐

皇甫謐依孟子爲高士傳羌無故實又取韓非平公待叔向事移諸亥唐

晉船人固來之來爲桑之誤

新序一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持者六翮耳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子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毛也說苑尊賢平公爲趙簡子固桑爲古乘韓詩外傳六固桑爲盍胥文選注引作蓋胥

舟人清涓

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立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答舟人清涓捨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政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按如言則范鞅已代魏舒爲政去欒盈滅已四十年安有老者未死少者方壯之事又克曲沃盡滅其族或有奔逆他國于晉當有遺類事旣不符則清涓者亦莫須有耳

魯謝息

孟僖子家臣昭七年傳

燕悼公

世家以爲承惠公後

遠啟疆

昭四年傳

申公子亹

見楚語

申亡宇

襄三十年傳

左史倚相

韓非說林下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荊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說苑指武篇作楚莊王誤）說苑權謀篇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當爲惠王）

申亥

楚語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乾谿韓非說疑與豎刁易牙並列按傳只是靈王無歸申亥以舊恩報之耳

竊恐以右尹子革之誤移諸申亥

晉籍談

籍偃子

子鉏商

服虔曰車卒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辨物作車士

子鉏商王肅用服說也孔叢記商叔孫氏之車曰鉏商

杜預從孔叢作鉏商是也 此等人不必列表列之贅人耳

周史大弢

莊子則陽篇作大弢此誤

蜎子

藝文志蜎淵老子弟子列仙傳有齊人涓子史記作環淵王韻楚有賢者環淵王應麟以爲卽蜎淵

孝成子

孝爲考之誤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文先生殷敬順釋文廣韻皆爲老

齊虞人

亦見家語正篇

越石父

晏子雜篇晏子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對曰我越石父也晏子曰何爲

至此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晏子遂解左驂以贖之呂覽觀世作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晏子列傳本之以爲縲紲中與此異當從本書

柏常騫

晏子問篇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將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家語二有柏常騫問孔子語畧同又雜篇柏常騫爲景公禳而去鴞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騫辭曰云云晏

子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對曰然

說苑辨物篇同又外篇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按此一事而傳為兩淮南道應訓句星在房星之間

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衛靈公飲酒湛樂田獵畢弋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固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按此伯常騫又疑衛人

燕子干

晏子雜篇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悪色開之以禮顔然後能盡其復也表作千者隸體千字本爲年與午相似而誤諫上有秦士子牛韓詩外傳十作行人子牛直卽子午又訛爲子牛

魏獻子

魏舒昭二十八年代韓宣子爲政

司馬篤

篤者爲烏昭二十二年傳作司馬督

晉徐吾　孟丙

並昭二十八年傳然表所舉又漏畧

成鱄

說苑善說篇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羊殖外紀又訛爲楊寔賢大夫也是行奚然摶曰其人爲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毎變益上矣按成摶卽成鱄之異此事與晉平公問祁奚同疑羊殖卽羊舌之訛然在簡子時羊舌氏亡葢平公之問誤移諸簡子耳

閻沒　女寬

昭二十六八年傳晉語為鬬明文韋昭曰汝寬汝齊之子叔褎也

楚司馬子期

公子結也說苑正諫篇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家語辯政作司馬子旗晏子外篇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為而取名者乎晏子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之聞也韓非內儲吳攻荆子胥使人宣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沈尹戌

在平昭閒最爲賢知囊瓦不從其計奮命而死當列上
等表寘於此不畏鬼誅乎

衛彪傒

昭三十二年傳

萇弘

淮南氾論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封禪書云萇弘沒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按射侯之禮見攷工記大戴投壺篇周禮如此司馬遷不本經衛故謂之物怪莊子外物篇萇弘死於

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韓非內儲下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公之庭而急去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殺之說苑權謀篇叔向佯而遺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按左氏言晉以爲討周人殺萇弘此史官傳信之要諸周之葬賁擯朝朋奸類比而萇弘以大夫孤立不倚志欲扶衰定傾自爲周人所惡故諸子雜記並言其忠若韓非說苑之所言則羊舌氏滅久矣且其計盡乃墟落乞兒攘竊雞狗之智而叔向肯出以陷忠良哉王子年拾遺記又云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其書本是說夢固不足辨矣

王孫章

定四年五年傳按傳作王孫賈

楚石奢

循吏傳韓詩外傳一新序七俱與此同呂覽高義篇作

石渚

劉文公卷

昭二十二年傳字伯蚠二十六年傳曰劉狄

季康子

殺適出君賞賓下恩

公父文伯

公父歇也定五年傳爲陽虎所逐按魯語檀弓皆有敬

姜哭文伯事則陽虎去而復於魯也孔叢記義公父文

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

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若於此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尙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不能隨賢所以爲尙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韓詩外傳一云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父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涕者死之日宮女衰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東野畢

荀子哀公篇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之子善馭乎家語顏回

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注失讀爲佚

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新序五韓詩外傳二文同莊子達

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中規莊公以

爲文弗過也呂覽作以爲造父不過也莊子有脫誤而釋文不言使之錫百而五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

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

敗呂覽適威篇同按人間世衞靈公使顏闔傅太子則此莊公是衞莊公也又晏子內篇昔衞氏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悅其東野畢應亦衞人

周舍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

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簡子未應稱寡人周俗說相沿不覺耳
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
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
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而周舍死新序雜事一同其死後語見趙世家

田果

尸子齊有田果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按此人此事特諸子之戲語不知表何以取之

行人燭過

韓非難二趙簡子圍衞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
所及少一不字呂覽貴直論云及戰且遠立誘曰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鼓之而士不

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云云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行人燭過之一言也又說苑臣術篇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董安於後至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董安於對曰此安於之所爲後也

燕簡公

墨翟明鬼篇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期年燕將馳祖日中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
杖而擊之殪於車上
巖先生
見越世家又陳軫傳有越人莊舄或卽其人
楚白公勝
列子說符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韓頤
非喻老作頓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
不忘哉說苑立節篇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
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
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
畏患而去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
飲於庭以 孔叢諸墨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
遂吾君

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墨翟非儒篇同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孔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問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石乞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張子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衞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衞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按不但此也晏子卒於齊景公前景公卒於哀公五年十四年田常弑簡公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景公當與晏子相論於地下矣又列子淮南道應云白

公死於浴室呂覽精諭作死於法室郎與左傳奔山而縊不同

屈固

見楚世家與哀十六年傳圉公陽同

檀弓

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理故著姓名以顯之

公儀仲子

鄭注不得其名而表列之勸耶懲耶

皐魚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

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
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
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
與友厚而小過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
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家語致思篇說苑敬賢篇並作丘吾子

顏亡父　顏喻倫　顏夷

韓詩外傳二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
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
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

有興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故御馬有法而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表衍一喻字以字相似而複出也

陳弃疾　工尹商陽

鄭注以爲楚公子弃疾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爲則表與楚平王複出或班以爲陳大夫

齊禽敖　餓者

以餓者爲指實之人可笑矣胡不舉爰旌目者乎廣韻作黔敖

陳子亢

馬繡曰陳子亢已兩見當爲陳子車之誤
陳尊己
檀弓陳乾昔子
鄭共公丑
當云聲公弟訛爲哀公弟
晉定公
重出
田襄子
田常之子盤表云悼子子盡刊本誤
魯悼公

當云哀公子

欒陽

諸書皆作樂羊

吳起

韓非外儲說右吳起衞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無幾索入矣外儲左吳起懷寥實而吮傷

尉繚子兵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

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呂覽長見篇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魏策作王鍾姚云一作錯按此策王錯和附河山之險而起拂之其隙也有素矣策言西河之政專委之子蓋終不踐其言耳紀年惠成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武侯使人召之吳起到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按史記以為公叔之謀魏武侯疑起然公叔爲衛鞅豈害吳起者哉以此足證史謬

又義賞篇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恐

趙敬侯

韓非說疑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冬日單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甬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然敬侯享國數十年明於所以任臣也

魏惠王

韓非說林魏惠王爲臼里之盟韓策作九里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鄭君韓策作韓王紀年韓哀侯滅鄭徙都之即號鄭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又內

儲土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何也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尉繚子天官梁惠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呂覽淫辭篇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

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齊桓侯

索隱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田午弑其君及儒子喜而爲公與史記異按世家無田侯剡

趙成侯

外儲左下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秦獻公

公子連也呂覽當賞篇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

韓昭侯

韓非內儲上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所知也吾聞明

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吾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子也呂覽處方篇韓昭釐侯出弋鞅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鞅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鞅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鞅偏緩令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諸車令各避舍又韓非二柄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者蓋一事而異傳也

安陵纏

楚策一作壇說苑權謀篇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列女傳亦云江乙當共王時爲郢大夫元和姓纂以爲楚王妃則又讀書之不審也

蘇秦

論衡荅佞篇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淮南說林蘇秦以百誕成一誠御覽七百念六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蠡卜傳食自給各解臧獲之糞注燕人用蠡卜秦託此以取資自給傳會事以爲詞說臧獲役人解其衣裘以賞其怪誕之言

張儀

論衡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按張儀斥蘇秦爲反覆詐僞跡儀之行事彌甚於蘇秦其詐懷王一事豬狗不食其餘矣當寘下下紀年今王

七年張儀卒世表張儀死在哀王十年魏世家儀傳皆與表合紀年所載較差三年

齊宣王辟疆

尹文子宣王好射說人之為己用彊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呂覽壅塞篇同韓非內儲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世表齊湣王七年魏哀王五年燕太子噲子之皆死紀年今王五年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齊世家不載其事燕世家則以為齊湣王而上敘噲立下云齊宣王復用蘇代燕策一燕王噲既立齊宣王復用蘇代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

曰必不霸云云下言儀子謂齊宣王孟軻謂齊宣王皆是伐燕紀年伐燕下年云齊宣王殺其王后以策與紀年所敘合諸孟子則舉燕者皆是宣王斯可信矣燕世家混宣湣不分明惟世表燕王噲元年爲齊湣王四年則表之誤耳

郭靖君

孟嘗君傳湣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惠成王後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按史旣云自威王時任職用事何待歷兩王至湣王始封又齊策云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足明威王已封之此世家與列傳皆謬齊策一曰嬰子韓非內儲下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

左右尉則左右重尉繹史一百二十一引作劇久語懷尉小貪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新序五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惟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按此與新書七韓詩外傳六郭公事全同此篇上言齊滑王下言宋昭公則中間當亦爲郭君而誤增靖字也靖郭君無出亡狽狽之事以齊策齊貌辨事宣王身自迎之可知

於陵子仲

此從齊策趙威后所稱荀子非十二子忍性情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是陳仲史鰌也韓非外儲左上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高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

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任重其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瓠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亦堅瓠之類也淮南氾論注陳仲子孟子弟子

秦惠王

呂覽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禁殺傷人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去宥篇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姑恐王親謝子賢于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于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悅遂辭而行淮南修務訓作唐姑梁說苑雜言作祁射子

魏襄王

外儲左下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

韓宣王

世家作宣惠王外儲右下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燕易王

新序三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

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是爲昭王按劉

向誤以易王爲王噲

周昭文君

東周策作文君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

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

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

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然游豈必遇

哉客或不遇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

張儀還走北面載拜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

儀所得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今

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號至今不忘也

馬犯

見周本紀周策

周景

疑爲周最之誤索隱云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按國策不但仕秦

令尹子椒　子蘭

新序七作令尹子蘭司馬子椒與屈原傳合此誤王逸章句蘭楚懷王少弟司馬子蘭誤

孟說

見秦本紀族誅者非孟賁也孟賁自爲古之勇士

戚子

經典序錄毛詩高行子授薛倉子戚子疑即薛倉子

根牟子

經典序錄毛詩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

申子

申不害已在第五疑是乃傳詩者呂覽言應有申向

愼子

此應爲慎到楚策三有頃襄王傳慎子與孟子之慎子似非一人

嚴周

明帝諱莊故自東京以上之書皆追改

惠施

呂覽不屈篇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秦策秦孝公欲傳國于商鞅可知戰國雖以詐說進取而儒生之說五帝官天下則未絕於口自子噲子之嘗試其事而禍殃無窮此後乃不敢復言矣惠子辭王又固請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注更著其名者仲父之名也又愛類篇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

其到也

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按五國相王世表在魏襄王元年其時趙肅侯十六年與世家所云相距又十六年則武靈王之說爲虛辭而肅侯自不稱王已由來矣齊世家威王二十六年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爲王而惠施相梁據呂覽不屈篇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幾不出乎魏境歿其文則惠施奉王號於齊正是桂陵之敗時也七國稱王齊最先也魏襄王元年五國相王稱王者秦魏韓耳趙不王燕世家易王十年燕君爲王則較秦魏韓又後十年拔中山策所稱犀首立五王者合而韓世家云宣惠十一年君號爲王者亦魏中山策又云中山後持者五國相王本不推中山而中山君於後亦竊其號故齊王魏難也五王之事高誘以爲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爲秦韓燕宋中山此皆嘗人之說并史記未嘗一反覆參校者也

惠施在梁之相業如此

公孫龍

徐無鬼篇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爲公孫龍也廣韻注秉又姓則公孫龍爲秉氏也淮南道應訓公孫龍立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一航在氾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

魏公子牟

荀子非十二子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

通治是他書魏牟也列子仲尼呂覽審爲淮南道應並曰中山公子牟當趙孝成王時揚倞云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按此是中山君公子耳　莊子秋水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行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按莊子則龍乃牟之徒而列子仲尼又如公子牟說公孫龍而從之遊列子在公孫龍前此類皆後人羼入非也

狐爰

呂覽貴直篇狐援說齊湣王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齊王斮之東閭齊策六作孤狐咺孤狐字形相似誤重一字耳

唐勒　景瑳

王逸章句云大招或曰景差所作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差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皆不濡足而況人乎按子產又訛爲景差此别一人也

秦昭襄王

韓非外儲說右下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曰此言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

穰侯

說苑敬慎篇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趙策三作應侯 秦策三秦王廢太后逐穰侯 吳師道曰按睢傳睢相在昭王四十一年秦紀明年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睢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辨士增飾非實之辭按史記范睢傳亦同策所云仍踵其謬

陳筮

見韓世家韓策二作田苓

雍門周

淮南覽冥訓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以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浪戾不可止辭詳說苑善說篇高誘曰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按齊策王建入朝秦雍門司馬前諫是也立節篇有雍門子狄

范痤

當相魏見趙策四愚按宋景公楚昭王不肯以天變移之於臣此雖末世之君而股肱心腹道合秦交何其賢也戰國君臣率以市道交魏乃貪七十里之地而欲殺范座使其人賢者也社稷之依賴可以七十里賣之哉使其人不賢也以之賣七十里其可使天下聞之哉嗚呼君賣臣臣亦賣君宜賢者之裹足而來者惟傾詐小人以底於滅亡也

左師觸龍

見趙策四荀子臣道篇若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說苑敬愼篇湯誅桀左師觸龍桀紂雖異傳其奸惡著聞可知不知其官與名何爲又相同也

麗嫚

見燕世家鷗冠子其師也書有卓襄王問麗嫚篇又有武靈王問麗煥陸佃曰蓋麗嫚之兄

衛元君

荊軻嘗以劍術干衛元君

秦始皇

說苑至公篇秦始皇旣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

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能則死令之對曰云云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又反質篇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亡去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衢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乃敢復見我侯生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云云始皇默然久之

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淩三王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按此兩條疑是文士發言憤託言非實事也

李斯

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按李斯相秦荀卿當先卒包丘子其同受業於荀卿者

蔡質漢儀李斯治驪山陵上書云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

入燒之不然抑之空空如下天狀帝報之曰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山 按此一君一臣宜入下愚列於此者班史猶憮其勢力可也

秦武陽

燕丹子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陳勝　吳廣

孔叢答問篇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顧博士曰驪姬夜泣公而以信人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

其私況國君乎子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按此乃孔氏借以明女史之法詩靜女傳亦詳言之若陳陟起于戍卒未必知書且六藝已燔何從得國語

漢書疏證卷十上

浙江書局刊

章炳森校

金肇麒校

姚　烺校

漢書疏證卷十下

吳 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六

下上

后夔玄妻

昭二十八年傳

斟灌氏 斟尋氏

紀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荀子解蔽篇桀蔽於末喜斯觀注韓侍郎云斯或當爲斟蓋其君嘗時爲桀佞臣

孔甲

周語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呂覽音初篇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柝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中山經和山吉神泰逢司之是好居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廣韻注昔孔甲過之

皐

紀年作帝昊

發

紀年元年諸侯賓於王門

韋

鄭箋韋豕韋彭姓也紀年帝孔甲元年廢豕韋氏帝昊元年使豕韋氏復國

鼓

按鄭語韋昭注顧昆吾之後別封者紀年帝癸二十八年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昆吾

鄭箋己姓也師古以爲妘姓國偶着一語便成錯誤紀年帝癸三十一年

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

蔡侯宮

世家作蔡宮侯按自此已上厯一代竟無人列入疑有脫佚此後列入者亦無事迹優劣之殊聊以充數而己

衡父

造父之父

共王伊扈

伊通繄紀年脫扈字四年王師滅密卽周語之密康王

蔡厲侯

宮侯子刊本誤爲宣侯子

衞頃侯

世家云厚賂周始爲侯者甚謬索隱已辨之

楚熊延

當云摯紅弟

衞釐公

世家作釐侯

邾顏

按公羊傳邾顏淫亂毒害被誅於周天子當入下下

夏父

邾顏之子

魯孝公

按國語世家孝公皆有事行不當入下上

燕頃侯

世家釐侯子

齊厲侯

世家是莊公

魯惠公

呂覽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當云平王惠公止之其後立於魯墨子學焉紀年云王使史角諭止之則是僭天子之禮也

蔡文公

蔡他公亞第六獨文公居第七傳多豈有據歟

楚霄敖

楚世家作宵敖

鄭武公

韓非說難曰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紀年平王十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周語鄶由叔妘唐尚書之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昭謂公羊傳

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按紀年平王十六年鄭遷於溱洧蓋武公滅鄶而遷居之也

司空牛父

傳爲司寇

公子穀生

傳爲錫並見文十一年傳

桓王林

平王太子洩父蚤死故桓王以孫紹

衞宣公晉

雄雉奮迅於婦人蝤蠐四偶於少艾兩子並命再傳爲

墟醜行之殃宜入下下

虞公　虞叔

桓十年傳

楚瑕丘

按楚有屈瑕此誤虞翻注曾莊公庶子食采於瑕丘其

後氏焉非楚

高渠彌

弑君賊而不列下愚焉用品隲人物秦本紀作高渠眯

王子克

桓十八年傳字子儀

齊伯氏

見論語荀子仲尼篇論管仲云爲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亦謂此

寺人貂

管子戒篇北郭有狗喔喔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 呂覽不廣篇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國良工

易牙

列子說符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淮南汜論篇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論衡譴告作狄牙

常之巫

呂覽知接篇桓公語管仲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疾傳作雍巫小稱堂巫

衛公子開方

大匡篇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者交也則其時公子開方未離衛也小稱篇公子開方事君十五年不歸視其親則自後臣於齊也又婦人對桓公曰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則終反於衛也呂覽知接作啟方

釐王胡齊

說苑權謀篇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

廟燔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家語六本篇同

息侯

隱十一年傳伐鄭者宜在前

公孫素

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正義之公子名素者按何休公

羊傳注云鄭伯素惡高克序言鄭伯爲公子之時嘗惡高克其義爲長以爲人名非也公子又訛爲公孫

陳轅濤塗

轅宣中

楚申侯

呂覽長見篇荊文王曰見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說苑君道作莞饒新序一作莞蘇而訛文王爲共王此莧譆誤）申侯伯（伯字衍）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

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道而行之按說苑君道又云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此申侯或申公巫臣非此申侯

史華　龍滑

遺禮孔

趙孟

左傳正義曰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預以夙為衰兄從晉語也按晉語以晉臣數晉世家尚有何疑而世本又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三者不同要以晉語為信索隱云譙周亦以史記為誤然此趙孟一人殆是虛設

襄王鄭

公羊義則以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漢人多依其說

故在第七

虢叔

當爲虢射之誤

宋成公

各本襄成字互易今從釋史本

鄭子臧

僖二十四年傳

夏父不忌

劉向之言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身爲禮官而亂天彝罪孰甚焉

宋昭公

昭公亦無道被殺表守此例不堅也

胥甲父

文十二年傳按此亦不用命以害於而家者

宋文公鮑

墨翟明鬼宋文君鮑之時有曰祏觀辜論衡祀義篇作夜姑固當從事於厲祩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

選失時豈女爲與意飽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官臣觀辜特爲之祩子舉杖而稾之殪之壇上按其事本屬不經傳云公子鮑禮於國人年已長矣此云荷繈被蓋不知傳文有符驗也如墨翟之言眞白日鬼語耳

翟豐舒

說苑辨物篇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雨穀三日寚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按封荼卽潞子之相豐舒訛爲趙簡子耳

召伯　毛伯

召戴公毛伯衞並宣十五年傳

少師慶

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韓非外儲右上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即此事也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按此與士亹不當在第七

士亹

楚語莊子使士亹傳太子箴新序三有士亹爲隱語即是此人耳

齊頃公

世家頃公朝晉欲尊王晉看蘇轍古史曰史誤以玉爲王

齊晉敵國豈有王晉之理哉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也無野

衞孫良夫

穀梁傳孫良夫跛按一時未有四使而禿眇跛僂並者此因宣十七年傳郤克事而訛傳公羊傳作臧孫許郤克

中叔于奚

成二年傳新書作叔于奚

叔孫僑如

淫亂之徒當入下等

羊斟

呂覽察微篇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不以羊斟爲人名

靈王泄心

集解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故諡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齊靈公環

晏子內篇雜下靈王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

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

衛殤公猋

左傳無諡此據衛世家世家訛爲秋呂覽愼小篇訛爲公子黚古史云史記言殤公十二年孫甯爭政公使甯子攻孫氏孫林父奔晉請納獻公齊景公聞之與獻公如晉求入晉人誘殤公及甯子而執之最爲疎謬

孫文子

爲臣不道何以列此且甯殖寗喜不並列

福陽子

福音傅襄十年傳作偪者經師之誤

楚屈建

說苑建本篇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己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弃疾之亂也權謀篇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淮南人間訓同則非令尹子木也

魯臧堅

襄十七年傳此亦杞殖之流不宜寘此

宋華臣

暴宗亂政難作瘈狗可謂下愚

晉叔魚

羊舌鮒叔向之弟此不入下愚謬哉

慶封　慶嗣

呂覽愼行曰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慶嗣襄

二十八年傳

吳過

當云吳子過襄二十五年傳作諸樊

晉平公彪

說苑建本篇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按悼公十四歲而立二十五年而卒平公以襄十六年爲元年至昭公十年卒在位二十七年計其卒時猶未得逾五十此云吾年七十足明其妄又史記古史皆云平公立二十六年卒者亦誤也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韓詩外傳十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

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虛耗而賦斂無己是以天火之今皇天降鑒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怪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說苑反質篇作魏文侯御廩賢公子成父賀公子成父卽公季成也疑魏文侯事近之

陳桓子

晏子外篇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牆陰曰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如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藏若月學問不厭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爲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呂覽長利篇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

哉

北燕伯款

昭三年傳燕簡公奔齊六年將納之不克而還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唐燕世家作惠公索隱曰簡公後惠公四代與春秋經傳不相協古史曰以晏子之言考之則簡公之出也燕既立悼公矣悼公而未敢改元及齊納簡公而不入又知其決不得歸然後卽位改元年至悼公六年齊高偃又以兵納簡公于陽豈有惠公九年至燕而死之說乎史遷於詩書春秋皆未嘗究觀本末也

陳惠公

昭十三年傳復歸於陳孔叢嘉言篇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

陳閭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按此與呂氏開春論封人子高見殷齋譜同也

鄭孔張

子孔子孫昭十六年傳

周原伯魯

昭十八年傳

齊景公杵臼

晏子諫篇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

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說苑君道篇齊景公遊於蔓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尸而哭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韓非外儲左作嬰疾甚恐且死

裔款

晏子諫篇上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即位七年事未

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立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曰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棄賢而用巫而求五帝之立身不亦難乎請東楚巫而拘裔款按裔款見昭二十年傳未遂又上篇景公召會譴盧文弨云郎裔款蓋聲相同

許男

似謂許悼公又不列世子止新序七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按此義不見春秋

楚太子建

說苑辨物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專諸

昭二十年傳作鱄設諸吳越春秋伍胥如吳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

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以兵圍之白公往取其父告申鳴曰子不與吾則子父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今吾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申鳴還自殺也按此事又兼令尹子西葉公高爲一人雜說中之尤誕者韓詩外傳十同

孔文子

孔圉也昭七年傳

太叔疾

太叔懿子之子太叔悼子也經爲世叔齊

陳轅頗

哀十一年傳

齊平公驁

表云簡公子非也世家爲簡公弟驁哀十七年杜注名

敖作驁亦誤

厥黨童子

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

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新序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

革子成

棘革字本同用列子湯問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篇

作湯之問棘

周元王赤

六國年表以此爲始非也元王尚在春秋之世

公之魚

見孔子世家

宋桓魋

桓族向氏官司馬亦曰桓司馬傳曰向魋此宜入下愚

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

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

言禍福之相及也

匡人

本無名氏可以不列亦當入下愚說苑雜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圍孔子之舍韓詩外傳六作簡子家語困誓作匡人簡子

貞定王

古史曰史記作定王世本作貞王皇甫謐作貞定王按索隱不言此表疑表本同史記後人因重皇甫謐而妄加也古史所稱索隱又與今本不同

晉哀公忌

世家忌子驕爲哀公紀年云晉出公鑿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此云哀公忌誤

桑掩胥

哀十一年傳

魯哀公

韓非內儲上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

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按晏問篇作魯昭公若魯哀公時晏子已卒也呂覽先已篇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說苑政理家語賢君俱衞靈公問孔子新序五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家語正論同淮南人間訓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爲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遂不西益宅上又有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則哀公寶有益宅之事非泛問也論衡四諱同新序但掇其語耳

齊晏孺子

傳作安孺子 晏子內篇淯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以告晏子晏子曰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

按此與傳異陽生本未嘗立

高昭子

卽高張重出

楚惠王章

新書六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再拜賀曰王有仁德天下所奉也病不爲傷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申鳴

說苑立節篇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起家便爲相戰國雜說之常調申鳴辭不受其父曰吾

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甚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覗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其妻所便當一人之數小說家之鄙如此子胥因相其貌碓顙深目虎膺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

秦哀公

吳越春秋云申包胥之秦求救秦桓公素沈湎不恤國事誤以哀公爲桓公

楚昭王

新書七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

酒二甌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乎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叟師而去又楚昭王軍敗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異者

鍾建

定四年傳

宋景公兜欒

昭二十五年傳只作欒世家作頭曼闕子宋景公使弓

工爲弓九年來見公曰爲之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齊高張

高偃子昭二十九年傳

榮駕鵝

定元年傳榮成伯

趙簡子

呂覽驕恣篇趙簡子沉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

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說苑君道作欒徼

韓悼子

據傳當爲宣子之子簡子韓不信韓世家敘世次尤踈外云宣子卒子貞子代立年表則并無貞子徐廣云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則悼子又貞子之誤古史曰史紀年表周元王元年猶爲宣子之年故逐范中行猶爲宣子之事厥謬尤爲甚焉

齊國夏

國惠子

智伯

呂覽當染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人間訓張武敎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新序入知伯覺之時有士曰長況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覺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況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悼公

世家出公季父黚

西周桓公

按是時未有東周不當有西周字

周威公

莊子達生篇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聞之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韓非說疑篇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按呂先識云威公薨殯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据太史屠黍所云周威公得終其身者也非之述爲外矦國分爲二即下之東周惠公）

東周惠公

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鞏（徐廣曰惠公之子按此當爲威公子）以奉王號東周惠公按韓非內儲下公子朝

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攷諸國策則東西周若仇敵自當繇威公詒謀不臧匹嫡並爭國分爲二呂覽韓子去周未遠其言爲實而史疏謬不得其故則云分封耳而趙世家云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徐廣云顯王二年本紀無此張守節云周本紀無此事是史疏也彼二人皆疑及此然不考諸他書故不得實據正其事也蓋史遷偶從故史中得之而不加詳考遂使東西周事本末不明亦賴有此條可以參據厥後蘇轍古史只同本紀通鑑并不一及則攷覈之難如此又索隱引系本云東周惠王名班居洛陽年表顯王九年紀年惠成王十一年並云東周惠公傑薨與韓非所云公子根一人而三名互異

也

晉列侯

世家稱烈公不當降稱侯紀年同

韓相俠累

表更無韓傀則以傀與俠累為一人

晉孝公

紀年烈公卒子桓公立魏惠成王元年遷晉桓公於屯

留無孝公

秦出公

據本紀則云出子事見呂覽

魯共公

魏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舉觴擇言即共公也

麗涓

呂覽自知篇鑽茶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則鑽茶與麗涓同死者

宋辟公

索隱按紀年云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諡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

故爲狂也古史曰名辟兵而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

楚唐蔑

荀子議兵篇楚兵殆於垂沙唐蔑死世家作唐眛呂覽處方亦作唐蔑眛蔑同聲

衞成公

荀子王制篇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世家云衞更貶號曰侯按稱公者本非爵也索隱云系本名不逝古史引無不字

楚宣王

淮南道應訓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賜之

執圭按子發滅蔡當在惠王時詳蔡侯齊下

唐尙

呂覽士容論唐尙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尙願之唐尙曰吾非不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及魏圍邯鄲唐尙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邑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史蓋掾史之始

楚威王

越世家言楚威王破殺越王無彊盡取故吳地按楚策范環之言則在懷王時甘茂傳同

衛平公

年表魏襄王三年爲衛平侯元年按紀年惠成王二十一年王如衛命子南爲周本紀集解云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於魏水經注汝水篇引紀年文同按韓非說疑宋子罕齊田恆衛子南勁之爲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據此則後之有衛國者爲公子郢之後子南氏而衛成公即子南勁以其簒國故惠王命之如田三晉故事也平侯即勁之子耳自史遷以潦草操觚牘後人爲其蒙駁於春秋後之世次有若無也

衛嗣君

世家五年貶號曰君韓非外儲右如耳說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公曰夫馬以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呂覽審應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也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也

魯平公

廣文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

燕王噲

韓非說疑篇子噲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苦身以憂民

子之

韓非內儲上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燕策蘇秦與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史記直云子之與蘇代婚便誤按此君臣並宜人下愚

楚懷王

新書六楚懷王以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衞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按事與史遷異然其無道之迹更著矣楚民何爲憐之

靳尙

楚策三靳尙爲張旄遣人刺大事起靳尙之告張儀欲以求寵也反以殺身可爲

小人之戒

魏昭王

韓非外儲左上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孟嘗君相魏在外儲右上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人臣所宜為者睡不亦宜乎按內儲田嬰相齊齊靖郭君謂齊王事俱類此

魯愍公

世家作文公此從世本

楚頃襄王

淮南主術訓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

昭奇之難荀子臣道篇楚之州侯可謂態臣也與楚策莊辛謂頃襄王語合

燕惠王

趙世家燕相公孫操弑其王索隱按樂資云王即惠王

魏安釐王

韓非有度篇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救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安釐死而魏以亡按安釐復召信陵君將稍振耳不如非所譏也

趙孝成王

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李園

凶慝之徒不入下愚絣矣

董翳　司馬欣

二人與漢事相涉推其例妄期生莅丘生之流倘多可

㨂

補嫪毐

張晏云嫪毐上烝昏亂惡不忍聞乃在第七然則本有

嫪毒也今據補

漢書疏證卷十下

浙江書局刊

章炳森校
金肇麒校
姚　熉校